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歇浦潮 第十二回 影戲場有女懷春 番菜館群公就食

原來今日俊人因歡喜熱鬧之故，門禁並不十分嚴禁，閒雜人等，攔人觀看的很多。雖說是良莠不齊，然而看戲的看戲，聽灘簧的聽灘簧，大家為熱鬧而來，原不指望打架。肇禍的原因，很為複雜，內中還有一段隱情。受傷之人，並非流氓，卻是一位文士，此人姓王名石顛，乃是新花月報主筆。大約看官們還有些記得，此公為著花界選舉一事，到處招搖，哄騙欺詐，無所不為，酒食金錢，也不知被他享受幾許。他有個姓金的朋友，眷戀著一個妓女，因知石顛有此一舉，仗著自己與他相識，便時時請他東道，意欲將這大總統頭銜，弄到手中，獻與美人，以遂真個銷魂之願。豈知石顛信口開河，本無成見，借此問題，落得賺他些吃喝，當面一口答應。姓金的也以為十拿九穩，故而到那妓女跟前大吹特吹，便是那妓女也頗以未來總統自負。豈知發表出來，堂堂大總統，竟為西安坊秦可卿得去。那妓女便向姓金的責問，姓金的也自覺坍台不下，忙找石顛理論。石顛推說選舉總統，全憑選界公意，我不過司理其事，與奪之權，並不在我。你既要代你意中人謀登大寶，何不運動幾張選舉票呢！姓金的聽了，也沒甚話說，後來一打聽，知道秦可卿的總統，乃是化了十塊錢買來的，自己想起結交石顛的酒肉資，也用去不少，不料他愛財若命，只知道有金錢，不知有信義，自己上了他的大當，因此便懷恨在心，時時刻刻圖謀報復。自知弄文不是他對手，決意以武力解決，便買囑了一班馬夫，得當兒打他半死，以熄心頭之火。無如石顛消息靈通，處處留心，與姓金的鬧了個參商二星，出沒不相見，故而姓金的候了他半月有餘，無從下手。今日恰巧石顛走徐園門首經過，見園中熱鬧非凡，便想採些資料，以補報上空白。豈知被姓金的朋友遇見，飛報與姓金的知道。姓金的立下緊急動員令，派出十來個馬夫，到徐園鬚兒戲場上找見石顛，借著擁擠起釁，一言不合，拳足交加。石顛料是姓金的禍胎，明知眼前虧萬逃不了，只吃得一拳，便趁勢倒地，假充受傷，高喊救命。那班馬夫原受著姓金的囑托，只打半死，既見石顛倒地，頓時一哄而散。石顛見他們跑了，也便一躍翻身爬起，撲一撲衣上灰土，朝外便走，那時俊人等也趕過來觀看，當差的見了石顛，指給俊人說，方才打傷的便是此人。俊人意欲叫住他，問為著何事相爭，石顛卻對俊人笑了一笑，一語不發，佯長而去，俊人反弄得莫名其妙。旁邊有認得石顛的，告訴俊人說：「此人名喚王石顛，是個小報主筆。平日恃才傲物，敲詐營生，今天這頓打，大約是被人報復私仇之故，料想他面皮厚似鐵，身上的皮，也一定不薄，幾下拳腳，只可算替他舒舒筋骨，你看他不是歡歡喜喜的走了嗎！」

俊人聽說，猛記得那一回解■仙館院中的話頭，笑向如海、伯宣、文錦三人道：「你們可記得此人，曾與我們在什麼地方會過一次的。」伯宣、文錦俱覺惘然，惟有如海心中明白，對著伯宣道：「伯宣兄快躲起來罷，提防他又要上你的報了。」伯宣等恍然大悟，笑道：「原來是這個寶貨，該打該打。幸虧他跑得快，不然我也要賞他一頓呢。」俊人笑說：「他又不得得罪你，要你著什麼閒氣。不過今天園中閒雜人太多，難保不再生別事。」便叫管門巡捕進來，將一班瞧熱鬧的下流社會中人驅散。亂了一陣，已是上燈時分，戲劇灘簧暫停，以便用飯。俊人也吩咐肆筵設席，裡裡外外，共擺二十餘桌。賓客多了，彼此俱不客氣，各人隨意入座。與伯和同席的是趙伯宣、錢如海、戈誦仙，還有電局委員詹樞世，礦務總辦施勵仁，六個人共坐一桌。伯和私下問過俊人，知道戈誦仙是康槐孫中丞公館西席出身，現充鼎盛絲廠經理，兼裕國銀行會辦，手勢很大，故此十分尊敬，請他坐了首席，還有詹樞世、施勵仁二人，在先都是康公館門客，與誦仙、伯宣係布衣之交，如海也與他們相交有素，故而說說笑笑，頗為投機。惟有伯和卻插不進半句話兒，只得恭陪末坐，聽他們高談闊論。然而誦仙、樞世、勵仁三人，談到舊居康槐孫中丞，卻沒一個說他好的，反說這老不死的近來益發糊塗了，某事該派某人，卻派了某人，若非太太力爭，這一塊美食，豈不安安穩穩被那小子得了去麼！這種糊塗老兒，幸得遇了個大賢大慧的臧太太，不然許多美缺，都委了康家子姪，我們一班人只可喝西北風咧。那戈誦仙說到臧太太三字，更覺眉飛色舞道：「我受臧太太知遇之恩，粉身莫報。老頭子雖是我遠房母舅，然而他待我也不過如此。若無太太提拔，蛟龍不得雲雨，焉能脫穎而出。只恐至今還在他家坐一條冷板凳，教幾個女孩子罷咧。」

詹、施二人也說：「講到我們倆的差使，雖然也是臧太太之力，卻一大半仰仗誦仙兄提攜之功，否則太太又何嘗知道三千珠履中，有我們兩個雞鳴狗盜呢。」伯宣笑道：「你們講這些古話，我也想起當年到江蘇候補之時，康中丞還未放江西巡撫，然而已握有全國交通大權，我初與他家大少爺葵生相識，這時候臧太太尚未有現今這般權力，楊姨太太、魯姨太太還在，康中丞很聽他兩人的話，我便央求葵生在魯姨太太跟前求一個電報局差使，果蒙魯姨太太吹噓之力，康中丞居然給我一個湖南電報局委札。豈知我混了幾年回來，魯姨太太、楊姨太太相繼作古，葵生也一病身亡，我因謀事急急，接連拜會康中丞一十二次，毫無動靜。後來打聽得目下康公館大權，都歸臧太太掌握，好容易走了內線，先得太太允允，才蒙中丞保薦我往財政部當差。運動了半年之久，始得奉派為上海官銀號監督，可知天下萬事，惟有識時務者為俊傑。假使我早走了臧太太那邊腳路，也不致有這許多周折，而且還可弄個更好差使。思想起來，好不後悔。」

誦仙口道：「提起葵生，我又想起一件事來了。這件新聞，我本欲告訴你們的。方才一陣瞎說，不覺忘了。你們可知葵生的長子成官，今天早上被幾個革命黨弄進城裡去了？」眾人驚問此言怎講？誦仙道：「今天我在裕國銀行吃罷飯，正要學那宰予晝寢的故事，忽然康公館打電話來喚我快去，說有緊急要事。我還道是臧太太喚我，故此急忙忙不俟駕而行，豈知到得那邊，卻見大少奶奶哭哭啼啼，老頭子默默無言，臧太太不住向我泛白眼，似乎怪我不該來的。我見此情形，不覺呆住了。大少奶奶見了我，便說戈師爺快給我想法子罷。成官這孩子不知怎的被幾個革命黨弄進城裡去了，方才差人來送信說，要十萬銀子取贖，否則將他當作宗社黨辦，槍斃示眾。你想大少爺死後，只留得成官、忠官兩個孩子，忠官又時常多病，若有三長兩短，如何是好。戈師爺請你看大少爺在日待人還沒什麼錯處份上，替我進城走一遭，料想你朋友很多，不難找一個腳路，進去說說，若能減少固妙，如其商酌不通，便是十萬也罷，只要他們不損我家成官一毫一發，安安頓頓送他回家便了。我聽她說得十分可憐，不由的熱血潮湧，當時一口答應，說這件事大少奶奶儘管放心，他們把成官擄去，既存心敲詐，決不致傷他毫髮。好在這裡也不希罕十萬八萬銀子，我馬上挽人進城去說，能通融的固妙，否則便照數給他，將成官贖回便了。我這句話還沒說完，不料臧太太已是怒形於色，惡狠狠的對我盯了一眼，哼了一聲道：「好容易的話，不在乎十萬八萬銀子，照數給他，須知銀子雖不希罕，體面也要緊的。我家老爺堂堂江西巡撫，大青年間，紅頂子黃馬褂的人，誰不是敵體之官，稱兄道弟，我們康公館中出去一貓一狗，也沒個人兒敢損他一毫一發。這些革命黨是什麼東西，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，擄起我家的人來，虧你們還說得出，照他們的要求，如數送去取贖。非但被人小賂，而且將這班人引慣了，沒錢用時，便擄個人去勒贖，成官擄過了擄忠官，忠官擄過了擄七少爺，慢慢的五少爺、四少爺、三少爺一個個擄遍了，論不定還要擄老太爺呢。那時百萬千萬，由他們任意敲去，此時十萬八萬固然沒希罕，須知一個人十萬，十個人便是百萬。他們今兒抓了一個小孩子要十萬，將來擄了大人，論不定要百萬千萬的。到了那個時候，請問你也照他們的要求如數送去嗎？依我主意，著個人去向他們硬要，銀子一兩都沒有，不怕他們將成官吞下肚去。」說罷，氣憤憤的走進裡面。我聽了這些話，頓時將一腔熱血化為冰冷，連屁也不敢再放一個。到外帳房坐了一會，再往太太房中請示，一進去便大大的受了一頓申斥。我早知有此一著，先陪了許多不是，太太才平了氣，命我不准多管閒事。三天之內若非太太呼喚，不許私到公館。我有生以來這種釘子，還是第一遭碰呢。你們想想，目今的時世險不險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擄人勒贖，真應了沒有王法這句話咧。」

如海道：「我看這件事，論不定還是一班歹人，冒著革命黨名字乾的。若說真革命黨，乃是政黨，豈有作此強盜行為之理。」講到這裡，俊人過來敬酒，眾人一齊站起，向主人稱謝。俊人敬罷酒，作了一揖，說：「請列位熱鬧熱鬧。」說罷又到別桌上敬酒。這邊如海便請首座令發。誦仙笑道：「兄弟酒量甚窄，請我做了令官，不但有負厥職，還恐貽笑鄰席。你是主人代表，不如自己發令為妙。」如海笑說：「如此有占了。我們今天往外攻呢，還是裡邊先動手？」誦仙道：「自然往外攻，裡邊須要同心協力，

固結團體，豈有外患未平，擅起內亂之理。」如海拍掌道：「誦翁此言，大有深意，我們擺一百杯裡通何如？」眾人都道甚好。如海數了一數，說我認二十杯。伯宣、樞世、勵仁三人也說：我們各認二十杯。如海道：「如此已有了八十杯，還剩二十杯，請誦翁和倪老伯分任何如？」

誦仙皺眉道：「十杯酒太多了，還事請倪老伯擔承十五杯罷。」伯和著忙道：「小弟連十杯還恐不能消受，再添五杯，如何擔當得起。」誦仙笑道：「素欽倪老伯海量，今日何必推卻。」眾人也這般說，急得伯和滿臉紫漲，連說了五六個不字。如海便道：「既然倪老伯不能多飲，我代誦翁飲五杯便了。」伯和聽說，如釋重負。當下如海高聲向下首一桌的魏文錦道：「文錦兄，敝桌擺一百杯裡通，請那位過來監酒？」文錦回說不承認。如海道：「為何不承認？」文錦道：「本錢太小，要同我們拳，起碼五百杯。」如海笑道：「你莫說大話用小錢了，可記得有一天你飲得一斤半酒，不等散席，已嘔了一痰盂麼？」

文錦笑說：「放你媽的屁，我來監酒，看你能灌多少。」說著走過這邊，看如海滿滿的飲了二十五杯，伯宣等三人各飲二十杯，伯和十杯，誦仙捏著鼻子，呷了五杯，湊足一百杯，回席報告，然後點將興師，五魁八馬的一陣亂鬧。伯和一氣飲了十杯酒，已覺得頭腦昏悶，面上發熱，見如海等興臻頗豪，深恐少停還要添本，免不得又要吃酒，故此趁他們亂哄哄的當兒，私逃出席。那邊女席已散，外邊正在開演電光影戲，伯和隨意揀一個座位坐著觀看。這出影戲片頗好，光力亦足，所惜戲中情節，都是外國文字，伯和看了，全不懂得。第二出乃是滑稽戲片，影出一個泥水匠，肩著一部扶梯，橫衝直撞到處闖禍，後面追隨不少男女，走到一處橋上，橋板斷了，眾人一齊落水，看的人都哈哈大笑，伯和也笑得眼淚迸流，慌忙掏手帕出來抹拭。猛聽得旁邊有人低聲道：「你兩個坐在這裡不覺得冷麼？我們新戲快開幕了，何不到那邊去看呢？」又聽一個女子聲音答道：「我們冷不冷，要你費什麼心，你們這種蹩腳新戲，有何好看，快我給滾罷。」那人又道：「你們著了涼，我心中怪不舒服的。你叫我滾，我本當就滾，無如你兩人似一塊吸鐵石般的，把我吸住了，教我如何滾得開呢！」

伯和雖然上了些年紀，年輕時也是惹草拈花的能手，聽了這幾句話，明知其中大有蹊蹺，因此十分留意，偷眼瞧見適才那兩個絕色女郎，正坐在他旁邊一條凳上，背後站個少年男子，雖在暗中，卻看得出這人便是白天申小生的那個新劇家，一邊說話，一邊嬉皮笑臉，把右手在那年紀略長些的女郎肩頭上一搭。那女郎並不動怒，反回頭向那人笑了一笑，低低向同座那個女子，不知說了句什麼，兩個一同站起，也不招呼那人，徑自出了影戲常那人更不停留，抽身便走。伯和看得真切，暗暗嗟歎，心中思量，想這個女孩子大約是俊人的親戚，惜乎我並不認識，然而決非低三下四人家的子女，看她至多不過十六七歲，已是如此放蕩，這都是父母不能好好管束之過。無如上海一隅，狂童惡少，遍地皆是，近日更有這班流行的新劇家，變本加厲，百般勾引，女流無知，往往失足，真有防不勝防之慨。若要整頓，非得將那班狂童惡少，斬盡殺絕不可。但這班下流淫棍，何止百萬，當今之世，只恐沒有第二個黃巢降生，下手屠戮，故而風化二字，從今以後，一定不堪回首的了。想到這裡，切齒不已。忽然眼前一亮，影戲布上現出暫停片刻四個大字，眾人一齊站起。伯和還記掛著方才那件事，信步走到新戲場中，已不見那兩個女郎蹤跡。再看台上做的新戲，非驟非馬，很是可厭。伯和不願多看，緩緩踱出，忽見迎面如海走來，一見伯和，笑道：「在這裡了。你這老頭兒生得好快腿，怎麼一轉眼便溜得無影無蹤，令我尋了好久，我們桌上被別桌打得大敗虧輸，連添了兩次五十杯的本，仍輸完了，現在誦仙有事先走，伯寅醉倒席上，勵仁送他回去了。只有我同樞世兩個，還能上馬殺敵，不過人少太不成個模樣，你雖然不能喝酒，也可做個炮架兒，裝裝樣子，溜在外面，豈不喪氣，快隨我來罷。」

伯和見他滿臉通紅，口中酒氣直衝，知道不能同他違拗，隨他回到廳上。只見賓客已散去大半，有些都在用飯。自己桌上只有詹樞世一人坐著，臉上紅得似初宰下來的豬肺一般，兩眼直視，口中還嚼著水果，那涎沫卻自口角直往下淌，如海大聲道：「我扯得一個生力軍來了。魏文錦你敢同我再三百杯麼？」文錦正吃著飯，聽說笑道：「算了算了，我認輸了，今天我已吃飯，改日再領教罷。」如海道：「不中用的東西，我料想你不在了。」文錦笑了一笑。樞世接口道：「老子輸拳不輸氣，背著人吃是不行的。」如海道：「那才是漢子呢！你們還有那個敢同我們較量較量！」

文錦連說不敢不敢。如海大笑，吩咐拿飯來，下人端上乾稀飯，伯和吃罷，略坐一會，辭了俊人回寓。他因白天勞困，到得棧中。即便解衣安歇。一宵易過，次日起來，盥洗時，覺得頭髮長了，便命從人僱了一個整容的，把頭髮剃光，自己一摸，笑說好適意，民國成立以來，只有這件事可稱得真正改良的，其餘都是換湯不換藥罷咧。說時回頭見從人還拖著髮辮，便道：「你為什麼不把這勞什子剪了呢？留著適意嗎？」從人回說：「小人早有此意，只因時下剪辮的人多，頭髮賣不起錢，我意欲待別人都剪完了，頭髮漲價，那時再剪，豈不可以多賣幾個錢麼！」伯和大笑，忙取小洋一角，打發那理髮匠走後，用過午膳。不多時壽伯又來找他，還帶著一張請客票，乃是尤儀笑請伯和在一枝香西酌。伯和看罷，遲疑道：「我與這位尤先生還是初交，如何擾他的東道。」壽伯笑說：「這又何妨，況他今兒請客，並非專誠為你，因他近日有幾件事，頗受輿論攻擊，故肯一解慳囊，邀請本城幾個紳董，以為聯絡感情地步。又因這班紳董，都是老派人物，與你志同道合，故此帶著請你，你又何須客氣。」

伯和本有結交上海紳董之意，正愁沒人介紹，聞言不勝歡喜，便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他既受輿論攻擊，一定乾了不法之事，本城紳董，豈肯赴他的筵席。」壽伯笑道：「你又來了，人有幾種人，紳董也有幾種紳董。那一班公正的紳董，自然豈肯列席。還有一班下流紳董，聽說有得吃喝，那一處不願意去。及至吃了一頓後，無論你如何不法，他們自能旋轉乾坤，把你抬舉得比好人更好。常言道養狗要他搖搖尾巴。然而供養這班人卻比養狗上算多了。」伯和笑道：「你也未免言之太過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既為紳董，豈有不講人格之理。我們這時候便到一枝香去呢，還是別作消遣？」壽伯道：「早得很呢，七點鐘去，還恐太早，我們且往張園去玩玩罷。」伯和搖頭道：「不去不去，那地方有何可玩。我自到上海以來，還沒進過城，你可能帶我到城隍廟中去看看麼？」壽伯道：「有何不可，只恐老伯嫌他不中玩罷了。」

當下伯和更衣換履，與壽伯僱車到新北門口，步行進城，見街道狹窄，遊人輻湊，兩旁小販，擺著各種地攤，行路時一不經意，便有碰撞之慮，與租界相比，真有天淵之別。壽伯同他到得意樓泡茶，聽了一回書。伯和因口音不同，莫明其妙。再與壽伯同往內園。這內園地址雖小，頗有亭台山水之勝，伯和週遊一轉，很是滿意，便在假山石上的涼亭中坐下，向壽伯道：「我看上海洋場，以繁華勝，城內以幽雅勝，兩兩相較，幽雅固不如繁華。然而繁華過眼，幽雅長留，若將眼光略略放得遠些，則城內還可玩賞玩賞。講到租界上，只足供後人憑弔而已。」言時園丁送上茶來。伯和道：「原來這裡也賣茶的。」

壽伯道：「這地方乃是錢業公產，凡係錢業中人，到此遊玩，園中例有茶水供給。若是平常遊客，喝盅茶隨意賞給幾文茶資，雖算不得賣茶，其實也與賣茶相似。在先園中頗多高人雅士的遊蹤，近年來一班青年男女，見這地方比茶坊酒肆幽靜，每每借作秘密聚會之所，因此形式上漸見齷齪，然而逛的人，卻比往年多上幾倍。每逢禮拜日一天，賣茶生涯，很是不惡呢。」伯和微笑不言，仰面看西半天正當夕陽銜山，天色殷紅如血，那一片殘照，斜映在假山石上，處處帶著幾分紅色，不覺脫口說了聲好景致。壽伯取表一看，說：「怪道不見人來，時候已五點多了。上海城內沒有夜市，此時將次散市，我們喝杯茶出城如何？」伯和立起道：「茶也喝夠了，就此走罷。」

壽伯即忙開消一角小洋茶資，出了內園，兩人談談說說，信步所之，不覺已到新北門口。城外的一班黃包車夫，見有人出城，搶著兜生意，一齊圍將上來，攔住去路。伯和止步道：「這班人著實可惡，那日我趁輪船到碼頭時，很吃著幾個野雞扛夫的虧，不料這些車夫，也的扛夫一般，帶搶帶奪，成何體統。」壽伯道：「這也難怪他們，上海一埠，太繁華了，四方食力貧民，都以為到了上海，定有個啖飯去處，因此攜家帶眷，聯袂而來，豈知上海人注重虛聲，毫無實際，諸如實業工廠，足為貧民謀生之處，反不如內地之多，以致客地貧民，流落無依的，不知凡幾。有些身強力壯的，只得以拉車度日。然而上海自有電車以來，乘人力車的漸少，而人力車反日見其多。據雲近日英租界內黃包車共有一萬餘輛，這種黃包車每日租費八九角不等，無如這班車夫，奔走終日，能得幾何，往往有一天所得，只足供車主人的要索，自己反不能謀一飽的，無怪他們拚命爭奪主顧，此種行為，雖然可厭，若替他

們設身處地一想，卻是怪可憐的呢。」

伯和無然道：「人言上海為首善之區，不意好善諸公，不能從根本上著想，提倡貧民生計，既可興實業，又可救免無數餓殍，若斤斤於形式上的慈善，豈非成了善欲人見麼！此時大約有六點鐘了，我們徑到一枝香去罷。」壽伯掏出金錶，看了一看道：「才只五點半呢，去得太早了，等人怪心焦的，我們不如先到王熙鳳家去坐坐，好在她家離一枝香近，待敲過七點鐘再去不遲。」伯和道：「你莫取笑罷，今兒又不擺酒，到她家去則甚？」壽伯笑道：「虧你說得出呢，所以要攀相好者，無非為著沒事時前去坐坐談談而已，若回回要待吃酒碰和做花頭才去，豈非太冤了麼！幸得你這句話不在堂子裡說，若被堂子裡人聽見，這瘟生的徽號，可就逃不了咧。」

伯和笑道：「瘟生也罷，橫豎我們老頭子嫖院，十人之中，卻有十一個做瘟生的，未必見得在一句話上占得什麼便宜。」壽伯大笑，即便僱了兩部黃包車，講好價錢，坐到三馬路王熙鳳院中。此時熙鳳正在梳頭，見了二人，略略欠伸，帶笑叫了聲倪老爺、二少請坐。壽伯笑問熙鳳今兒梳頭怎的這般晚？莫非昨夜沒睡，今天失了覺麼？」熙鳳笑道：「二少休得取笑，我今天早上九點鐘已起來了，頭本是早早梳好的，只因飯後打了個中覺，弄亂了頭髮，故而重梳一次，不料被二少看見，偏有這許多嘮叨，幸得倪老爺是熟客人，若被第二三個聽見，豈不難以為情麼。」說時回頭向伯和笑了一笑，伯和被這一笑，皺皮臉上，頓時加上一重紫色，覺得兩腿一軟，不由的在熙鳳背後凳上坐下。娘姨送過茶來，伯和喝著，一面看梳頭傭替熙鳳戴上沿條花朵，收了梳頭傢伙。

熙鳳走到麵湯台邊，淨了面，見伯和目不轉瞬的看著她，免不得又笑了一笑，重複回到原處，調脂勻粉。伯和雖然坐在熙鳳背後，卻在桌上那面大洋鏡中，看得出熙鳳的正面，見她濃妝豔抹，潤臉生輝，雖非沉魚落雁之容，大有閉月羞花之態，不覺看得呆了。熙鳳也在鏡中看出伯和的嘴臉，心中暗暗好笑，故意將洋鏡向前略移一移，自己身子向後一仰，本要令伯和看她不見，不意伯和的眼光釘在鏡子上，鏡子向前移，他的頭顱也向前湊，恰巧熙鳳身子望後一仰，伯和的鼻子，便與熙鳳髮髻起了個小小衝突，不覺叫聲哎喲。熙鳳忙問碰痛了倪老爺沒有？伯和鼻管中雖覺略略有些酸痛，然而嗅著了熙鳳頭上那股香水氣，已足抵消痛苦而有餘，聽熙鳳問他，慌忙掩著鼻子，笑說不打緊的。說罷之反，反覺有些害臊。再找壽伯，蹤跡不見。原來壽伯素與熙鳳院中的打底大姐阿金相好，進院時已記掛著她，和熙鳳搭了一句話之後，即便丟了伯和，奔到後房間找尋阿金。那時阿金正陪著一位女客，面對面睡著吸煙。壽伯見了，自覺鹵莽，很有些侷促。那女客卻毫不在意，仍吸她的阿芙蓉膏。阿金見了壽伯，一咕嚕坐起道：「我道是誰，你可把我嚇壞了，怎的不聲不響，闖了進來？對面小房間裡坐罷。」

壽伯到了小房間中，私下問阿金，那個吸煙的女客是誰？阿金道：「她還是我的舊東家呢。三年前上海有個鼎鼎大名的媚月閣，便是此人。這幾年她在北京做生意，只因革命以來，生意沒甚起色，故此重來上海，意欲暫時仍操舊業，慢慢的在風塵中物色一個如意郎君，以了終身大事。現今耽擱在一個小姐妹家中，因知我在這裡，故而親自找來，令我尋覓房屋，適才正在談論此事，不意被你瞎闖瞎闖的闖了進來，岔斷話頭。」壽伯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大約將來她掛牌之後，你要調到她那裡去了。」阿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她所結交的都是些官場闊客，化銀子整千整萬都不在心上，和這裡一班商界中客人，鬻了幾天，才肯做一個花頭的相比，真是天差地遠了。況且這裡的先生，又愛交接一班校。」壽伯不等她說完，便問小什麼？阿金笑說：「沒有什麼。」壽伯道：「你方才說了個小字，底下一定還有話。」阿金笑道：「一小就完了，還有什麼話說。」壽伯不依道：「你休哄我，小字底下必有一個名目，決不能就此完結。」阿金笑道：「小者無非是大小姐小孩子而已。」壽伯道：「不行。你適才所說的決非小大姐小孩子，一定另有別的小，你休用鬼話搪塞，非得從實說出不可。」

阿金不肯說，壽伯扭住她，兩個人倒在榻上，鬻做一堆。正在不得開交的當兒，忽然有個娘姨走來，見了壽伯，便說：「曾二少，倪老爺找你呢！」壽伯慌忙放了阿金，走到熙鳳房中，卻見伯和正同熙鳳手攬手的說話，見了壽伯，便道：「你躲到那裡去了？怎麼眼睛一霎，便不見了。」壽伯道：「我因內急，故在後房出恭呢。」伯和道：「怪道進來時有股臭氣。」這句話把熙鳳都引得笑了。見娘姨們都不在旁邊，便灑脫了伯和的手，自去倒茶。伯和悄悄告訴壽伯說：「方才熙鳳講的，後天是她乾娘生日，院中僱了一班宣卷，要我做個花頭，繡繡場面，你道如何？」壽伯道：「這是老伯第一次出手，我們再贊成沒有。」伯和笑道：「便是你不贊成，我已答應下了，後天請你代邀幾個客罷。」壽伯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伯和又道：「這時候大約有七點鐘了，我們可以去咧。」壽伯笑道：「若不是你提起，我已忘懷了。」熙鳳知道他們往一枝香去，便對伯和說：「少停要到這裡來叫局的。」伯和道：「那個何消說得。」